

現代名人創作叢書

蘇綠漪創作選

上海新興書店發行

蘇綠漪創作選目錄

小說

鴿兒的通信.....	一
我們的秋天.....	二九
母親的南旋.....	四九
光榮的勝仗.....	六〇
來夢湖上的養荷.....	八〇
根.....	九五
一封信.....	一一八

散文

精神的屠殺·····	一三五
舊小說的魔力·····	一三八
心裏不安·····	一四一
喝茶·····	一四四

蘇綠漪創作選

小說

鴿兒的通信

(一)

親愛的靈崖

昨天老人轉了你的信來，知道你現在已經到了青島了。這回我雖然因為怕熱，不能和你同去旅行，但我的心靈却時刻縈繞在你身邊，呵！親愛的人兒，再過三箇星期，我們纔得相聚嗎？我實在不免有些着急呵。

拜禱西風，做人情快些兒臨降，好帶了這炎夏去，攜了我的人兒回。

昨晚我獨自坐在涼臺上，等候眉兒似的新月上來，但她却老是藏在樹葉後，好像怕羞似的，不肯和人相見。有時從樹葉的縫裏，露出她的半邊臉兒，不一時又縮了回

去。雨過後，天空裏還堆積着一疊疊的濕雲，映着月光，深碧裏透出淡黃的顏色，這淡黃的光，又映着暗綠的樹影兒。加上一層朦朧薄霧，萬物的輪廓，像潤着了水似的，模糊暈了開來，眼前只見一片融和的光影。

到處有月光，天天晚上有我，但這樣清新的夜，靈幻的光，更着一縷淒清渺竊的相思，却是我第一次得到的靈感。

欄杆上的薔薇——經你採擷過的——都萎謝了。但是新長的牽牛，却殷勤地爬上欄杆來，似乎想代替她的位置，她們龍爪形的葉兒，在微風裏搖搖擺擺的，像對我說：

主人呵，莫說我們不如薔薇花的芬芳，明天朝陽未升露珠已降時，我們將報給 you 以世間最嬌美的微笑。

今晨起來喂小雞和鴿兒，却被我發現了一件事，我看見白鸚又在那裏銜草和細樹枝了。他張開有力的翅膀，從屋瓦上飛到地面來，用嘴啄了一根樹枝，試一試，似乎不合他的需要，隨即拋開了。又啄一枝，又不合式，最後在無花果樹根，尋到一根又

細又長，看去像很柔軟的枝兒，這回他滿意了，銜着刷的飛起來到要轉灣的地方，停下來頓一頓，一翅飛進屋子，認定了自己的一格籠，飛了上去，很妥貼的將樹枝鋪在巢裏。和站在籠頂上的小喬，——他的愛侶——很親熱的無聲的談了幾句話，又飛出去繼續他的工作。

爲了好奇的緣故，我輕輕的走進他們的屋子。拿過一張橈子，墊了腳向籠裏看時，呀，有好幾位鴿太太在那裏做月子了。

玲瓏的黑衣娘小心謹慎的伏在那裏，見了人還能保持她那安靜的態度，不過當我的手伸進巢去摸她的卵時，她似乎很有些着急，一雙籠在鮮紅肉圈裏的大眼，亮瑩瑩的對我望着，像在懇求我不要弄碎她的卵。

第四格籠裏，鶯卵的却是灰瓦，他到底是個男性，脾氣剛強，一看見我的頭伸到他的籠邊，便立刻顯出不耐煩的仇視的神氣。我的手還沒有伸到他的腹下，咕！他嗔叱了一聲，同時給我很重的一翅膀，雖然不痛，不提防，也被他嚇了一跳。

再過半個多月，鴿兒的家族，又加興旺了，親愛的人，你回來時當看見這綠陰庭

院，點綴着無數翩翩白影。

你的寂寞的碧衿

八月二日

(二)

靈岩：

你現在想已由青島到了天津，見了你的哥哥和嫂嫂了。過幾天也許要到北京去遊覽了。你在長途的旅行中，時刻接觸着外界不同的景象，心靈上或者不會感到什麼寂寞，然而我這裏，却是怎樣的孤另呵！

今晨坐在廊裏，手裏拿了一本書，想凝聚心神去讀，然而不知怎樣！總按捺不下那馳騁的神思。我的心這時候像一個小小輕氣球，雖然被一條線兒扯住了，但牠總是飄飄蕩蕩的向上浮着，想得個機會，掙斷了線好自由自在的飛向天空裏去。

鴿兒喫飽了，都在簷前紛飛着，白鸚仍在那裏尋細樹枝，忙得一刻也不停，我看了忽然有所感觸起來；

你在家時曾將白鸚當了你的象徵，把小喬比做我，因為白鸚是隻很大的白鴿，而

小喬却是帶着粉紅色的一隻小鴿，他們的身量，這樣的大小懸殊，配成一對，這有些奇怪的，我還記得當你發見他們匹配成功時，會異常欣喜的跑來對我說：

——鴿兒也學起主人來了；一個大的和一個小的結了婚！

從此許多鴿兒之中，這一對特別爲我們注意，後來白鵬和小喬孵了一對小鴿，你便常常向我討小鴿兒。

——要小鴿兒，先去預備了巢來，我說，白鵬替他妻子銜了許多細樹枝和草，纔有小鴿兒出現呢。

——是的，我一定替你預備一個精美適意的巢，你欣然的拉着我的手兒說。就在我的手背上輕輕的親了一下。

真的，親愛的靈崖，我們到今還沒有一個適當的居處，可以叫做我們自己的巢呢。——這個幽舊的庭院，雖然給我們住了一年，然而那能永久的住着，那能聽憑我們布置自己所要的樣子？

我們終朝忙忙碌碌的研究學問，偷一點工夫便要休息以恢復疲勞的精神，總沒有

提到室家的話，有一次，親愛的靈崖，你還依稀記得嗎？我們會談過這個。

一個清美的蕭晨，——離開我們的新婚不過半月之久，——我們由家裏走到田隴上，迤邐走入松川，一陣清曉的微風，吹到我們的臉上，涼意沁心，同時樹梢頭飄飄落下幾黃葉，新秋來了。

殘蟬抱着枝兒，唱着無力的戀歌，剛辛苦養過孩子的松鼠，有了居家的經驗似的，正在採集過冬的食糧，時時無意間從樹枝頭打下幾顆橡子。

樹葉由壯健的綠色變成深黃，像詩人一樣，在秋風裏聳着肩兒微吟，感慨自己蕭條的身世。但鳥相却欣然換上了胭脂似的紅衫，預備嫁給秋光，讓詩人們欣羨和嫉妒，她們沒有心情來管這些了。

我們攜着走進林子，溪水漾着笑渦，似乎歡迎我們的雙影。這道溪流，本來溫柔得像少女般可愛，但不知何時流入深林，她的身體便被囚禁在重疊的濃翠中間。

早晨時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，夜深時不能和娟娟的月兒談心，她的明澈璧晶的眼波，漸漸變成憂鬱的深藍色。時時淒咽着幽傷的調子，她是如何的沈悶呵！

在夏天的時候。

幾番秋雨之後，溪水漲了幾篙，早凋的梧楸，飛盡了翠葉，黃金色的曉霞，從杈枒樹隙裏，瀉入溪中，激靛的波面，便泛出彩虹似的光。

現在，水恢復從前的活潑和快樂了，一面疾忙的向前走着，一面還要和沿途遇見
的落葉，枯枝……淘氣。

一張小小的紅葉兒，聽了狡獪的西風勸告，私下離開母枝出來頑玩，走到半路上，風偷偷兒的溜走了，他便一交跌在溪水裏。

水是怎樣的開心呵，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葉兒，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裏，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團轉兒，那葉兒向前不得，向後不能，急得幾乎哭出來，水笑嬉嬉的將手一鬆，他纔一溜煙的逃走了。

水是怎樣歡喜捉弄人的，但流到壩塘邊，她自己的魔難也來了。你記得麼？壩下邊不是有許多大石頭，阻住水的去路？

水初流到石邊時，還是不經意的涎着臉撒嬌撒癡的要求石頭放行，但石頭却像沒

有耳朵似的，板着冷靜的面孔，一點兒不理。於是水開始嬌嗔起來了，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，衝突激烈時，淺碧的衣裳袒開了，露出雪白的胸臂，肺葉收放，吸呼極其急促，路出怒吼的聲音來，縷縷銀絲頭髮，四散飛起。

辟辟拍拍，溫柔的巴掌，儘打在石頭皺紋深陋的頰邊，——她真的怒了，不是兒嬉。

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？巴掌來得很了，也不得不低頭躲避。於是水得安然渡過難關了。

她雖然得勝了，然而弄得異常疲倦，曳了淺碧的衣裳去時，我們還聽見她斷續的喘息聲。

我們到這樹林中來，總要到這壩塘邊參觀水石的爭執，一坐總是一兩個鐘頭。

——這地方真幽靜得可愛呀！你常微笑的對我說，我將來要在這裏造一所房子，和你隱居一輩子。

呵，親愛的靈崖，這話說過後，又忽忽的將兩年了，鴿兒一番番經營他們的巢，

我們的巢，到底在那裏？

你的碧衿

八月三日

(三)

靈崖：

這兩天來。天天下午總有個風暴，炎暑減退了許多，我想北京定然更涼爽，你可以暢暢快快的遊玩了，近來我有些懊悔，不該不和你同去。

但是，今早在床上時，看見映在窗檻上的太陽，便預料今天的熱，於是趕緊爬起身，好享受那霎時間就要給炎威驅走的清曉涼風。

近中午時，果然熱得教人耐不住，園裏的樹，垂着頭喘不過氣兒來。麝香花穿了粉霞色的衣裳，想約龍鬚牡丹跳舞，但見太陽光過於強烈，怕灼壞了嫩臉，逡巡的折回去了，紫羅蘭向來謙和下人，這時候更躲在綠葉底下，連香都不敢香。

憔悴的蜀葵，像年老愛俏的婦人似的，時常在枝頭努力開出幾朵黯澹的小花。這時候就嘲笑麝香花們；如何？你們嬌滴滴的怕日怕風，那裏比得我的老勁！

雞冠花忘了自己的粗陋，插嘴道：

——至於我，連霜都不怕的。

羣花聽了雞冠的話，都不耐煩，但誰也不願意開口。

站在枝頭的八哥却來打不平：

——嘖，嘖，你以為自己好體面罷，像蜀葵媽媽，她還有嘲笑人的資格，因為在艷陽三月裏，她會出過最足最足的風頭，你，什麼蠢了頭也配多話！

雞冠受了這頓訓斥，羞得連蒂兒都紅了。

八哥說過話，也就飛過牆外去，於是園裏暫時沈寂，只有紅燄燄的太陽依舊照在草，木，和平地上。

正在扇不停揮的當兒，忽然聽見敲門的聲音，我的心便突突的跳起來，飛也似的跑去開，果然是郵差來了，果然是你的信來了！

以後便是看信和寫信的事。你說後天還要給我寫一封，我等著就是了。

祝你旅途安好！

碧衿八月四日

(四)

夜間下了雨，天氣又涼了。傍晚時到園中徘徊，望見三四丈的綠樹叢中蕩漾着粉紅衫的影兒。我知道湯夫人也在那裏散步。忽然聽見她在土山上喚我的聲音，我便順着碎石子路，穿過幾叢雛菊，上了那螺旋式道兒的山，纔看見和她並肩坐着的還有湯先生。

——你獨一個人，覺得寂寞罷，和我們談談如何？

——好，好，我們開始談起話來了，我用的是不完全的英語，他們用的是不純熟的中國話，遇着講不出的事件，便用手勢來形容，這種談話，覺得可憐罷，但又何妨呢？人與人心靈間的交通，定要靠着言語和文字麼？

我們先談天氣，譬如去年很熱，今年却涼等一類的話，又談園藝，你知道的湯先生是一位園藝家。他一天到晚一把鋤在園裏，我們只看見他所分的地裏，菜蔬一畦一畦的綠，花兒一時一時的紅。

後來談到他們的結婚，湯先生說前天是他們結婚週年紀念日，去年比今天還早兩

個星期，正是湯夫人由英國到上海的時候。

湯先生說到這裏，一隻手不知不覺的搭上夫人的肩，眼望着我慢慢的說；林白太尉由新大陸駕着飛機渡過幾萬里海洋，降落在巴黎。她，——一面回頭望他夫人一眼

——由美國飛到中華降落在 Married State

湯先生雋妙的詞令，不禁使我微笑；『自然，愛情的翅膀，比什麼飛機的力量都強。』於是大家都笑了。

他們問我們是幾時結婚的？差不多兩年了。我答。但這番的談話，引起我的心思，我默默的望着蒼茫暮靄裏的北方出神了！

(五)

碧衿八月五日

一早起，就惦記着你今天有信來。

但今天有些古怪，郵差照例是午前來的，差不多十二點鐘了，還不見他到。一聽見敲門的聲音，便叫阿華去開，我走到欄杆邊望着，小孩子輕捷的身軀，像鳥兒翩然飛去，我還嫌他慢。但每次開門，進來的不是那缺了牙齒說話不清楚的老公公，便是

未拿針線的廚子的老婆，那裏有綠衣人的影兒？

等着，等着，太陽快要到午時花家裏茶會了！

呵，親愛的，什麼是午時花的家呢？我趁這個機會告訴你，這是你去後纔有的，你不知道。——這是我的紀時器呢。

朋友送了我幾盆午時花，我便將她們放在東邊草場上——蓋滿了榆影兒的草場之一角——因為樹下有一口水缸，灌澆便利。

午時花是極愛日光的，但早晚時，偷情自私的榆影，伸長他的肢體，將一片綠茵，據為臥榻，懶洋洋躺着，儘花兒們埋怨，只當耳邊風——不是的，他早沈沈兒的睡着了，什麼都不能驚動他的好夢。

可是，日午時，太陽駕着六龍的金車，行到天中間，強烈的光華，直向下射。榆影兒閉着的眼，給強光刺着，也給逼醒了，好像畏懼似的，漸漸彎曲了他的長腰，頭折到脚，蜷伏做一團。

花兒們這纔高興哩，她們分穿了紅黃紫白的各色衣裳，攜着手在微風裏，輕聲淺

笑的等候太陽的光臨。

這位穿着光輝燦爛金縷衣的貴客，應酬極忙——池塘裏的白蓮花展開粉靨，等他來親吻，素雅的翠雀花凝住了淺藍色秋波，盈盈眇盼，山驚豆性急，爬上架兒，以爲可以望得遠一點。葵花的忠心，更是可佩的；她知道自己比不上羣花的嬌美輕盈，也不敢冀望太陽愛她，但她總是伸着她長長的頭，守着太陽的踪跡，太陽走到那裏，她的頭也轉到那裏。輕佻的花兒們和太陽親熱不上兩三天，又和風兒跳舞去了，但在蕭條的秋光裏，還見葵花巍然的立着，永遠望着太陽——但無論如何每天總要忽忽的到午時花家裏走一轉。我的鐘表你在這裏時，便都壞了。又懶得拿去修，我就把太陽降臨花兒家時刻，代替了鐘表，看見牽牛花咧嘴笑時，知是清晨，榆影兒拱起背來時，定然是正午，葵花的頸兒轉到西，天就快黑了

但是今天爲什麼呢？太陽已經由午時花家出來了，你的信還沒有到。

碧八月六日